



小學句讀集疏

嘉言下

八

2788  
11-9



門仁  
2738  
卷119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八

益軒貝原先生鑿定

竹田定直編次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註

誼義同○仲舒漢廣川人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欲而  
有其德者也義者人心之義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功效  
也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  
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疏前漢  
仲舒傳○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時以賢  
良對策焉對已畢武帝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相王問  
仲舒粵王勾踐與泄庸大夫種范蠡謀伐吳亦以為粵有  
三仁對以粵本無一仁本章語見對語中○章句曰正謂

小學集疏

卷之八 嘉言



惟義所在而行不與回屈也道日用事物可行之理○葉氏曰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利者行道之效也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私意介乎其間而非明其道矣○朱子曰謹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又曰為學之要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今趣向不差不大節目○又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利一事非特財利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又曰仲舒立處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南軒張氏曰學者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李退溪自省錄曰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眾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又曰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又曰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麤著眼看以此利字為貪欲之利謀字為營求

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京兆李氏曰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乎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瞽瞍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為辨而聖學廼明故子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子朱子以是為廣心德之首其旨昭矣○章句曰此一章言為仁乃心術之至要也○定直按董子之言係心術之精微不是小子所企及也小學收之何也蓋小學書采古聖賢之語獨取其一端者宜淺淺講此小學本旨也然有不淺淺看者此所以兼補失蒙養而進大學者也朱子於大學或問已言之凡此編明心術條如四勿之箴如持敬之說豈小子所得及哉朱子自道修身大法小學備焉故予常謂朱子小學不必古者小學教人之指以時異爾解之淺深宜隨章而斟酌矣○註道是大綱說或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益軒先生曰如孝親是道如溫清定省是義○觀瀾三宅氏曰道者自然之理義者當然之制故正其義一句是就心上而言明其道一句是就事上而言然心之正義乃事之明道也事而明道乃心而正義也心

事內外非有二致但就心就事反復說去方見義利道功之辨愈益明切朱子曰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其說不當記者之誤已○定直接觀瀾說好朱子○孫思邈曰膽欲大體用之說亦無妨不必記者之誤也

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註行去聲○思邈唐京兆人膽大謂敢為心小謂畏敬

智圓謂通變疏唐書隱逸傳答盧照鄰語○孫思邈通百行方謂有守疏家善言老莊兼通陰陽推步醫藥○本傳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方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朱子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只是畏敬之謂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起起武夫公侯干城之事○真氏曰必有文王之小心然後能怒以安天下之民○又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

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文清薛氏曰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章句曰圓謂通變而不滯方謂有定而不移膽大者見義必為浩然之氣所以配道義也勇往之義也心小者戰戰謹畏惟恐或失守之仁也智圓者隨事察理物來順應智之所以如水也行方者齊莊中正循規蹈矩禮之所以不可易也○揚升菴全集四十六曰心欲小云云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疾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淮南子膽作志○淮南子主術訓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又曰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標題曰程子遺書游定夫錄舉此二條文公載之近思錄○定直按此語本是淮南子之言孫思邈取之解其意以答照鄰而程子偶取之唐書孫思邈之言而誦之朱子蓋亦取遺書耳又按孫思邈改志作膽者膽是藏志之府內經曰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孫氏所謂膽即志也蓋因醫家之言言之心膽相對說且下句行字亦思邈本傳作仁仁

智相對說，仁即行也。然恐不如本語作知行。○觀瀾三宅氏曰：膽淮南子本作志，而孫思邈改為膽行，孫思邈本作仁，而後人改為行，俱以所改為的，切揚升菴以膽欲大之語，不若志欲大之善也。是明儒強求古之僻說耳。不足取也。○章句曰：此一章言當行仁義禮智，蓋人性中不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前章言仁統言之也。此章言仁義禮智析言之也。學焉而能復其性，心術其不正乎？故廣心術首兩節，以是為言，其下數節皆反復言求仁復性之工夫條也。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古語國語升高曰登，墜下曰崩。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真。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疏古語國語所引之謬也。○定直按：此語出晉語，蓋此古語而晉語引之，故稱古語也。○章句曰：從善如登，進之有漸而日向高明也；從惡如崩，退之甚易而不可復振也。○問程子論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朱子曰：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昏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得易了。○古人曰：終身行善，善無窮；一日行惡，惡有餘。○指南曰：此言人當

審善惡之幾而決于所從也。○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註：養去聲。容孝友私謚也。唐亳州人。畔，田界也。終身讓路，無枉百步之時；終身讓畔，無失一段之時。何憚而不為乎？疏唐列傳四十一。李氏曰：易曰：謙德之柄也。夫讓則德為之主，爭則物為之主，不枉百步，不失一段，蓋引而進之之論。非計功謀利之謂也。○章句曰：此要其讓之終而言，非謂始讓之時預計其不枉不失而偽為之也。○定直按：句讀何彈而不為乎？語極正。○觀瀾三宅氏曰：本文自平易陳註何憚而不為一句，尤說得好。李氏及章句其義似正，其說似精，而實乃取義利之緒論，以牽貼贅附，適足以傷本文平易親切之意也。諸家之說類此者。

**廉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

**聖士希賢** 註：廉溪地名，先生名敦頤字疏，通書第十章。○疏：標題先生初名

惇實後避宋英宗舊諱改敦願字茂叔道州人慶曆六年  
 程太中官江西令二子師事之熙寧五年上居廬山臨溪  
 築堂以道州有濂溪因寓名世稱為濂溪先生嘉定十三  
 年因潼川提刑魏了翁之請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  
 南伯從祀○周氏履歷見于宋史道學傳一及伊洛淵源  
 錄第一○楊氏曰學以聖人為的○指南曰聖人以天為  
 法望其德齊於天○衷旨曰非止謂士止希賢賢止希聖  
 已也○或問聖希天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  
 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伊尹顏淵大  
 設都無非法天者大專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伊姓尹字名摯相湯伐  
 也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  
 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此皆賢人之事也疏書  
 命下先正保衡伊尹也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君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註是

高宗舉伊尹之言○不遷怒不貳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  
 過三月不違仁竝見論語雍也篇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志學人能以伊尹之志為志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斯  
 道之久而其用無窮矣○合璧曰若能以伊尹之志為志  
 則所志必不在於聲名利祿矣能學顏子之學則所學必  
 不在於世俗矣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今名註**  
 記誦詞章矣

聲○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  
 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疏合璧曰其  
 尹顏淵之地位則為聖人至於伊尹顏淵之地位則為賢  
 人或不及伊顏子之地位則必有為善之實而亦不失  
 於善名矣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  
 則有為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衷旨曰須說君子立  
 志為學斷不可安于凡庸而必以聖賢自待○聖人之道  
 合璧曰此濂溪示人以聖賢為必不可學而至

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

者陋矣註上行去聲○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積於

卑陋謂不通書三十四章○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

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口苟言而已○集

成曰通書上章云君子以道克為貴身安為富亦欲人知

道德之貴而不溺於軒冕金玉之陋與此章意同因表而

出之○合璧曰正誼明道心小行方此為學之大根宗也

又如下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方可以希賢希聖希

天不徒一行止之遜讓而文辭之咕嗶而已○註仁義中

正而已周子太極圖說本註語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

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註令去聲○

其得聞而改之規規諫悟悔悟噫疏通書二十六章○標

傷痛聲過不改則為惡而速禍矣疏題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語出孟子公孫丑上○葉氏曰子路有改過遷善

之實故令名無窮焉○章句曰孟子言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也規規諫也悟覺悟也噫歎恨

聲有過不改如有疾者之忌醫寧至於死而不肯礙劑是

可歎也○荀子曰非之而當者吾師也○明道先生曰聖

賢子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及復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註約猶收也下學而上達

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

只是知求心則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

志氣清明義理昭疏遺書李端伯傳師說○孟子告子篇

著而可以上達○疏曰學問之道無他收其放心而已○

小學集疏

卷之八

嘉言

六

○程子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朱子曰收其  
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朱子曰自能尋向去  
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又曰  
求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論語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又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朱子曰下學者事也上達  
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  
便在此又曰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  
詣到得上達便只是這下學示不相離○示蒙句解云下  
學而上達者下達人事而上達天理皆兼知行言尋向上  
去下學也得其效是上達也下學言用力上達言得力○  
定直按觀瀾三宅氏曰陳註引朱子語不知小學教法之  
甚者蓋此條及前後章皆大學或問所謂補出敬字之意  
本文原非小子之事三宅氏主 **心要在腔子裏註**腔音羌  
猶言身子耳朱子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  
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一刻之不在存者也一  
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瞻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

矣又曰敬便 **疏遺書游定夫錄**○語類問心要在腔子裏  
在腔子裏 **疏**若慮事應物時如何朱子曰身在此則心  
合在此又曰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  
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嘗謂人  
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  
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魯齋許氏曰雖在千萬人中 **伊川先生曰只齊整嚴肅則**  
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大略也 **伊川先生曰只齊整嚴肅則**  
**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註**辟音僻○整齊嚴肅如下正  
也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 **疏**遺書○合璧曰衣  
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疏**冠遺書○合璧曰衣  
又曰未有外貌放肆而中心能下者○或問人之燕居形  
體怠惰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衷旨曰此心既一則天理為主欲不得相擾自無非  
僻之干矣此內外合一之說○或問整齊嚴肅與主一無  
適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就  
那時就那事說○居業錄曰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



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

教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定直按君子之學貴內外交養

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今衣冠束帶則心自敬箕踞蓬頭

則心自慢故曰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但欲整齊嚴肅時心

已莊敬用持敬工夫未有切焉者也○又按整齊

嚴肅竝指外貌言平岩葉氏以嚴肅屬內者恐誤○伊川

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曰彊安肆曰偷之語蓋常人之

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註表記禮記

立也偷偷惰也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規所以為圓之

器矩所以為方之器喻禮度也周氏曰安肆曰偷亦言君

子者謂雖為君子或疏或問君子莊敬曰彊是志彊否朱

子曰志也彊體力也彊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彊

○真氏曰彊與偷主心志而言莊敬則志立而日強安肆

則志墮而日偷強則毅然以進德修業自任視天下之善

無不可為者則天行之健亦思企及一或偷焉則視陰苟

安惟知燕嬉娛樂而已○益軒先生曰表記之言非惟學

者養志如此養生者亦然蓋養志養氣之道無二致也○

註周氏名諱字希聖宋延平人○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

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

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註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

不好謂心疏李端伯傳師說○鄭氏曰覽鏡而目有汗則

不收拾也疏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

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

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

已先不好也○葉氏曰所

朱子曰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

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人心之所為主而疏伊川文集○定直按克己復禮孔

勝私復禮之機也疏子答顏子問仁之語見論語顏淵

篇仁者本心之全德故孔門諸子以求仁為要己字朱子

解做身之私欲蓋人之有欲由自己耳目口體之形骸而

生焉故謂之己禮字朱子解之曰天理之節文節文者天

理之當然無過不及的規則不是禮文度數之謂也克勝

也言克治己身之私欲也復反也言復歸天理之本然也

故朱子曰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矣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

已判然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又按張居正

四書直解曰視聽言動皆自然的天則是則所謂禮

也又曰非禮皆己也於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存疑曰人之

一身只是視聽言動四件非禮皆勿克己之條目盡矣非

禮勿視四句解見敬身宜參考○註己謂身之私欲定直

按己者自己之身有身必有欲欲則各所私故曰謂身之

私欲此會意解極有斟酌○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

已而有故謂之私○天理之節文蒙引曰猶言天理之當

然○非禮者己之私存疑曰視聽言動上若毫末不當為

處便是非禮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

便是己私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註心視聽言動皆身之用由

聽言動所以制外而養心也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

意服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也朱子曰由中

應外泛言其理如此耳制疏蔡氏模曰四者身之用心中

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疏其體○蒙引曰程子由乎中

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一截制於外云云自作

一截○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

形見處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

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

反說制於外如何朱子曰制却在內○中庸曰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朱註曰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

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其視箴曰心兮本虛

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註

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為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此非禮之視所以當制也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真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疏蒙引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心之準則疏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非操心之要在於視視其則也何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字交乎前吾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

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久而誠矣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益軒先生曰心之體本自空而無形象之可見心之用應物也千變萬化而亦無形迹之可執持故操之亦有要道唯以視為操心之準則蓋人事之中視為最先故視以禮則外物不能奪其心苟視以非禮則蔽交於前而其中則遷是所以視為之則也則之所在乃操心之要也○葉氏少蘊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動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檢防先以視為準則○左傳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祭仁之則也○章句曰則法也謂為仁之法也○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跡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

誠矣○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  
 得其平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  
 天理寧定矣○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胡氏曰克已復禮言  
 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  
 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以謂之仁也○章句曰誠者真  
 實無妄不勉而能也○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而中道聖人也○註真積力久則入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註**性即理也人之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聽  
 非禮則心之知為物所引誘與之俱化而正

理遂亡矣惟彼先覺之人卓然自立知其當止而志有  
 定向故能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  
 勿聽也○疏人有秉彝本乎天性大雅烝民詩曰民之秉彝好  
 不可移奪若秉執然○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  
 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

○章句曰言有秉執之常性受於天命無有不善○胡氏  
 曰亦猶視箴原其本然矣彼以心言此以性言微有緩急  
 之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  
 知是如何朱子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  
 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不好惡這自然如此到得好惡  
 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樂記曰知誘於外不  
 能反躬天理滅又曰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究人欲者也北溪陳氏曰知指  
 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如無彼我之間也○  
 胡氏曰知誘物化者因有所聞而隨物以往也不言聽而  
 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  
 以知言其實一也○益軒先生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是  
 渾說常性之初知誘物化是就其有聽說陳選謂心之知為  
 物所誘與之俱化然蒙引為物所化之說較優平岩葉氏亦  
 云知識誘於外而忘反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  
 正日益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定直接知誘

物化二句蓋本乎樂記知誘所謂知誘於外不能反躬也  
 物化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遂失其正所謂天理滅也此  
 吾知誘於外也非知誘吾心也胡氏陳氏之說恐未是  
 但知之誘外因聽而生胡氏說此意還為切章句以知字  
 作平聲解以為情欲既動知外誘之牽引不能自禁此說  
 亦恐誤○卓彼先覺論語子罕集註卓爾立貌○定直按  
 卓彼先覺指顏子而言蓋據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之言也  
 ○知止有定大學經文○蒙引曰是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了○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為物遷也○閑  
 邪存誠易乾卦文言○章句曰邪即物誘○蒙引曰閑  
 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益軒先生曰卓彼先覺四句是  
 可為非禮勿聽之法則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是皆先覺之  
 所為乃學者之法則也○定直按句讀以勿聽作自然勿  
 聽依章句則除了自然字此作工夫說似較優又按句讀  
 章句竝以卓彼四句屬先覺先生之說亦據之定直竊疑  
 獨知止有定一句屬先覺下二句是說工夫如言箴說非  
 法不道○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朱子曰  
 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

辨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  
 之聽所以就性上說○定直按互換說也得語極穩妥強  
 為說者恐拘○益軒先生曰視箴專說心聽箴專說性者  
 如何蓋視屬動聽屬靜心是動故視說心性靜故聽說  
 性○觀瀾三宅氏曰心之存否目為之主理其言箴曰人  
 之是非耳為之主故視聽兩箴所說自不同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我出**  
**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註**  
 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  
 發發言也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矧况  
 也樞機喻言說見范魯公詩我兵也好善也謂言能與我  
 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  
 蔓已放肆則忤於人出者逆則來者違四者言之病  
 也道言也欽敬也訓辭訓戒之辭即非法不道也

**疏** 朱

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  
 不精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  
 痛○蒙引曰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發  
 克已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蒙引曰躁雜冗妄逆理靜專不可依輔  
 氏分中躁妄○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欲言  
 大槩不出此二者又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  
 二句為一篇之關要處○定直按輔陳並以靜專分貼躁  
 妄蒙引非之其說似優句讀章句亦分貼說恐不如依蒙  
 引渾說輔氏又以躁屬氣妄屬欲亦似拘泥○章句曰此  
 言言之關身者甚切也○矧是樞機四句易繫辭曰言行  
 君子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蒙引曰樞機不是謂  
 人心之動有善惡因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為樞機此說  
 且與易大傳本意不同如此則心是樞機不是言為樞機  
 矣只下文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便是此一句只  
 云言語是人之樞機所在而下文便說出云○定直按蒙  
 引說精確其所非之說出于大全陳氏○出好興戎云云

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  
 則凶則辱發於口者其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  
 朱子曰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可畏如此○傷易則誕  
 二句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煩者多數之謂○輔氏曰易  
 則心不管攝故必至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支離○  
 四書緒言曰陳氏謂躁則易妄則煩蔡氏蒙引謂妄則易  
 躁則煩看來陳說似較是然愚意不當分貼誕妄誕也易  
 却是躁云傷易則誕是躁則妄也煩是多言亦躁也支離  
 則背理便是妄二句皆惟躁故妄躁妄猶驕吝相因者  
 也蔡氏又以肆悖分不靜不專亦未確蒙引又以傷易二  
 句貼前上四句已肆二句貼前下四句雖說得去然太拘  
 愚意若以躁妄分則易煩屬躁一邊肆悖屬妄一邊○雲  
 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  
 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也○  
 定直按胡雲峯說似穩安○出悖來連大學曰言悖出者  
 亦悖而入○朱子曰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  
 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人身說傷易則  
 誕至出悖來連是當謹於接物間說得周備○非法不道

孝經文○蒙引曰非法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之一句用反韻為協耳○欽哉訓辭蒙引曰指非禮勿言○章句曰總結之曰若孔子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註所謂言者心之聲出揚子方

神篇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註幾平聲行去聲造音操○思者動於心也惟知幾守之者雖不同然皆順理則安裕從欲則危險也動於

心造次而能念動於身戰兢而自持內外交致其力也習性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則賢亦賢矣故曰同歸一說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

同歸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疏哲人知幾四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哀旨曰一念初動之介謂之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然知之為甚難易

又以前知幾歸之其神故君子必誠其意○陳氏曰哲人心通理明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章句曰思者心之動乃理欲初分路頭為者身之動乃見於

事為之時○朱子曰哲人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於做出了方見得○邵子曰無身之過則易無心

之過則難○問哲人知幾四句莫有優劣否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

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又曰哲人志士非是兩般人却是不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做工夫去須著隨處照管

不應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更著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方得○益軒先生說見下宜參考○

定直接朱子雖說非是兩般人然不是混哲人志士以為一箇人觀下文覺有遲速可見所謂非是兩般人者蓋明

用工無有兩般而雖志士亦不可不做審幾工夫身○又按不是哲人不要守於外志士不要誠於內蓋誠於幾者

自能守之於為自然之守也守於為者豈不欲實於內乎但於念發動之機未及知覺而念慮已發然止於情而

不使之發於事為之著所以為志士也○講述曰論四者

之司動為大舉一身之容皆動包視聽言在中○微菴  
程氏曰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之五事備於此矣○定直按  
緒言云誠之於思守之於為說動字愚按夫子以四者並  
說則動與視聽言一類皆發於外者只是為不是思也洪  
範說人有五事故以視聽言思五者並舉其實心所以  
主乎四者凡視聽言為皆由中而出心為之也思是思視  
思聽思言思為也四勿皆是誠之於思也若以思對為說  
動字而以思是動之一端則舍思視聽言為之外又豈得  
懸空有思乎外之云相矛盾矣定直竊按緒言之說甚確  
嘗疑先輩多以動兼心身說者與四者身之用也不相合  
及觀孫氏之說則曉然矣然其所云合思與為說動字猶  
似未盡蓋統言之則不惟心之思兼思視思聽思言而身  
之動亦兼視聽言如中庸非禮不動可見但此以動對視  
聽而言則動只是為也思亦只以為之未著言耳程子說  
思者從為之源頭而說猶視箴說心兮本虛聽箴說秉彜  
言箴說人心之動皆從源頭說况審幾工夫第一緊要乎  
凡其言制於外者皆於其所發乎外之處而制之其所以  
制之莫非心上工夫誠於思者尤其微細而事為將發也

哲人勿動正在此矣不是視聽言專在外而動獨兼內外  
之謂也○順理二句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緒言曰  
裕乃不愧不怍心廣體胖之意蒙引以裕為義中有利危  
為利害相因非也○朱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緊要  
這是生死路頭○造次二句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  
○尚書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詩小旻曰戰戰兢兢註  
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蒙引曰四箴通是制外安內意視  
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聽曰閑邪存誠言曰發禁躁妄內  
斯靜專動曰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此意○習與二句  
尚書大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章句曰如是習  
之久則不待勉強如天性然而與聖賢無異矣故曰同歸  
平岩葉氏曰習謂修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  
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通論益軒先生曰四箴之中  
動箴最精切先儒之註恐未為當哲人志士決是兩般人  
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學者要誠于思而慎心之動守  
于為而慎身之動如哲人志士也蓋哲人志士自有高下  
而學者之工夫須兼二者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是說依思  
與為之邪正而其效驗如此然則思與為為不可不慎朱子



謂之生，死之路，頭者最親切，是唯言誠思守為之效，驗自如。此與哲人志士，還不相干，波造次，克念戰兢，自持，都是慎動之工。夫當如此，此二句，須渾融而說，以造次克念，屬慎心之動，以戰兢自持，屬慎身之動，非是聖賢同歸之歸，是歸著之歸，言與聖賢為一也。非歸趣之謂也。朱子曰：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擊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又曰：四箴，皆意精，密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擷一掌血者。章句曰：此一章，言為仁，不越乎視聽言動之間，皆所以求放心，去外誘也。註：與氣質性云云。蒙引曰：習與性成，言習慣如自然也。新安之說，非是以性為氣質了。一說云：云定，直按賢亦聖矣。是胡氏說及其成功。也是蔡氏說兩說，竝恐不如王雲鳳及葉平岩所謂與聖賢無異之說。緒言曰：習與性成，兼知幾勵行，言哲人志上，習慣成自然，可與聖賢同歸，非謂哲人是性。伊川先志上，是習而謂志上，哲人同歸也。蔡氏說謬。

**生言又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

**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註**

幸猶慶也。席猶藉也。少年登高科者，

學未優，藉勢為美官者，人不稱，有高才能文章者，恒無德以將之。此三者皆不足以致遠，故謂之不幸。疏章曰：少年登高科者，恃才而驕，其志藉勢為美官者，挾貴而陵人，有高才能文章，必惰於為學，而疎於修行。三者皆非遠器，故謂之不幸。朱子曰：子夏曰：學優則仕，程子以下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又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又曰：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建安何氏曰：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以義理而為詞章，則文皆載道之文也。苟不根乎義理之正，徒事乎詞藻之華麗，雖足以趨時好，而取中時官，然不能以古心而行古道，其為不幸亦甚矣。○衷旨曰：此總是押人驕慢之心。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懼其以才能驕人。○定直按此三者，庸俗之所幸也。庸俗

之所幸者君子之所不幸也夫君子以謙存德小人以矜喪德可不慎與謝上蔡所以去一矜也○觀瀾三宅氏曰此章與內篇荀子三不祥之說略同其意○橫渠先生曰哀言極好陳註不足致遠之說走別路去○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註樂音洛○捨棄也猷為謀猷作為也下民下等之人也

致猶言同○**疏**正蒙○衷旨曰深○**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

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

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註公名純仁

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己的於己不當下恕字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吳氏

曰恕字之義范公**疏**宋史本傳及言行錄○標題丞相范蓋以寬恕為言也

祐中除左僕射○范純仁見宋史列傳七十三及言行錄後集二○論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語類問

大學或問以近世名卿恕字之說為不然矣而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曰小學所取寬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

己之心愛人可也○益軒先生曰君子以聖賢準己以衆人望人小人反之○章句曰以上廣心術○註修潤修修

潤色○**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

**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

**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註**當去聲○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封榮陽郡公理會謂省察矯揉之

辭令出諸口容止見諸身乃德之符也故端重安徐者為

君子為貴為壽輕浮躁疾者為小人為賤**疏**童蒙訓○呂

為天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

獻公長子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復從二程張載游仕至光祿少卿封榮陽郡公辨志錄竝稱榮陽公集成榮

戶扁反○正字通曰榮于榮切音榮水名又榮陽郡名正  
 韻十八庚榮註史漢亦作榮陽榮溷榮非集韻榮或作榮  
 尤非○呂榮公見宋史列傳九十五○章句曰理會省察  
 點檢也辭令言辭命令也容止容貌動止也○京兆李氏  
 曰理會氣象即矯揉氣質之說貴賤壽夭雖理之宜然非  
 君子所急○衷旨曰此亦程子制外養內之意○定直按  
 君子之學以氣象為根基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句  
 曰此一章廣威儀○定直按句讀總註以已下四章為廣  
 威儀之則亦次三章作廣衣服飲食恐似不當章句自次  
 章至恩讐分明章為復廣心術其次每章各詳其意似較  
 優凡外篇所載多通論者不必逐目錄○**攻其惡無攻人**  
 之勿拘而可也○註符字彙驗也證也

**之惡蓋自攻其惡自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歉於心矣**

**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註** 歉苦葷切○攻專治也攻其惡

語辭士之檢身一念之惡未盡**疏**童蒙訓又雜志○點檢  
 去即有愧於心矣何暇責人哉

苦葷切恨也不滿也又入聲乞協切足也快也○合璧曰  
 中心自以為不足○標題熊氏曰雜志本文作即不慊於  
 心則當如大學謙字音言行錄依雜志有不字小學書辨  
 志錄竝無不字○益軒先生曰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此  
 子貢方人夫子戒之之意○註攻其至之惡論語顏淵篇  
 孔子答樊遲之言集註曰專於為己而不責人又為政集

註范氏曰○**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註**  
 攻專治也

大要猶言大抵周則無闕詳則不略用心勤**疏**呂氏集下  
 察則作事多周詳用心疎怠則作事多闕略**疏**同竝出酬  
 酢事變集成云呂公早從伊川遊有呂氏家塾記發明義  
 理酬酢事變等集○觀瀾三宅氏曰闕略集成作闕略語  
 意最穩的陳註亦

○**思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

**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註** 孔子曰以德  
 怨是恩讎不當分明也孟子曰人皆**疏**京兆李氏曰直報  
 可以為堯舜是世未嘗無好人也

共由之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乃人性本善之德有是道必無恩離分明之言有是德必無無好人之言後生戒之者言當由乎道德也○註孔子語見論語憲問篇孟子語見告子下篇○張思叔座右銘曰凡

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註行去

同○思叔名繹宋河南人銘者自警之辭慎謂疏言行錄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楷謂不艸率正謂不偏邪○思叔家甚微年長未知學伊川先生歸自涪陵始從游伊川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伊洛淵源錄及宋史道學傳二有傳○益軒先生曰後漢崔子玉作座右銘見文選

唐白樂天作續座右銘前輩既為之○合璧曰思叔欲謹言行故刻銘於座席之右以為規戒之辭言大凡言語必盡忠必誠信凡所行之事必敦篤必敬謹飲食人所大欲必謹慎必搏節○衷昔曰字畫亦行之一端故要楷正容

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註處上聲○

皆敬也○疏合璧曰容貌舉一身而言必端嚴莊敬衣冠所以審居處恭必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端正寧靜

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註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

疏作事必謀始合璧曰所作之事謀於始而後行則無後悔之失○易訟卦大象君子以作事謀始○出言必顧

行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合璧曰所發之言必思可行而後言則無易言之失○常德必固持又曰常德即中庸所謂庸德持守之固不易則能成其實矣○然諾必重應

章句曰思踐其言不輕發也○合璧曰然諾人之言應聲必重則言可復矣○衷昔曰然諾句即論語之信近於義非止應聲之重也○見善至已疾章句曰見善如已出不疾人之善也見惡如已病恐已亦有是惡也○定直按依句讀則以已出作冀已亦有此善以已病作已亦有是惡

示蒙句解謂此二句據論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之語此亦從句讀其意固切然章句以為不疾人之善  
者於語意為穩而依其說則上句是不疾人之善下句是  
顧己之惡似尤切矣竊按上句是不疾人之善猶秦哲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下句是不揚人之惡猶凡此十四者我  
馬援所謂如聞父母之名如此說似更作

皆采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註省察也疏此四句

之語此銘五字作一句用敬韻○朝夕視為警衷昔曰即  
觸目警心之意○章句曰此章廣心術成儀衣服飲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

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使不到得墜墮註味如飲

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居室取蔽  
風雨也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八尺曰仞方丈食饌列於前

者方一文也此所謂富貴相也激昂猶奮發也墜墮皆落  
也不以富貴為事常自激昂而為善則不論於汗下矣

疏胡氏傳家錄○一切韻會切七計一切大凡也○孟  
子謂云云見盡心下○激昂吳氏曰激謂激勵昂謂昂

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

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

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

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註握一角

茲去聲○南陽地名先主漢昭烈也嘗三顧武侯於草廬  
之中宰宰制割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曹操居中原

孫權居江南分天下為三國也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郡名百畝為頃饒亦餘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為將相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

**疏**孔明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孔明者當東漢獻帝之末親自耕農隱遁于南陽之野不求聞名顯達於當世後來應蜀先主劉備三顧草廬之聘而出與吳主孫權魏主曹丕三分天下身總將相寄托云云

○南陽集成云南陽秦郡山南曰陽隋改鄧州今南陽府

○先主後主又云先主蜀漢昭烈帝劉備後主乃先主子劉禪

○身都將相將相並去聲將將軍相宰相孔明兼總將相

○手握重兵吳氏曰謂帥兵伐魏也

○成都合璧曰四川成都府也

○集成曰成都漢益州牧所治先主取劉璋遂都之

○初秦平蜀張儀築城象咸陽都因名成都

○陞下蔡邑獨斷曰陞階也

○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階側以戒不虞謂之階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叫在陞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臣

身至末合璧曰臣身任官以預國政別無營計不別治生理以增長尺寸家業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寵遇之恩此可見其志在報國而不計身家也如孔明等為人富貴不能淫真可謂大丈夫矣

○范

**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眾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就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慢**

**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註**

朝音潮媒音屑音密

○益謙名冲宋人利害謂事有利有害也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曰差授官曰除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媒狎也淫媒戲慢皆邪辟之

**疏**東萊辨志錄

○邊報差除合璧曰邊事覓干索皆求也

○境急報與夫差遣除官之事此皆國君重務非在下者所當言也

○二不言衷旨曰不可居下訕上

○吳氏曰君子居此邦不非其大夫

○三不言合璧

曰隱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四不言合璧曰趨奉時蒙依附勢要形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五不言衷肯曰以計利而忘義○七不言衷肯曰以下涉於貪饕無恥○示蒙句解云以上七條慎言語之戒○註益謙宋人高宗時人○邊境之報小補韻會報答也告也白也復也酬也按本文報字宜訓告○授官○除字彙拜官曰除謂去故官就新官也○媒狎也媒音眉又慢也汚也

### 不可開拆沈滯註

開拆則誤人之私託○沈滯則誤人之託

### 疏

開拆字彙拆取格切開也○合璧曰

開絨拆封○本註曰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結為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及人托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至於聽與不聽則二與人竝坐不可窺人文字註

窺竊視也私疏本在其人

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勿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竝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

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

### 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註

如書

簡簿籍疏本註曰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檠令紙之類疏架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今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

### 四凡借人

### 物不可損壞不還註

物如書籍疏本註曰凡借物上至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變畢即時歸還切不可借為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家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衷肯曰損壞不還多致人憎惡

###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註

謂揀擇以去其

其可疏本註曰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蒂肉去脂皮之意者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智而已自非生硬臭

惡與犯己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六凡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註上處

聲○如夏擇清涼疏便利合璧曰便於己利於己○東音冬擇和暖之類疏曰自擇便利全是損人利己的念頭

○本註曰凡與人同坐夏則已擇涼處冬則已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端也七見人

富貴不可嘆羨註毀註疏本註曰富貴

知見親戚相識輒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即是歎羨可見不知義命若不得實即是妒疾用心不佳莫此為甚○示蒙

句解曰以上七條皆慎行事之戒也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甲意之不

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註凡此數事學者

慮之崩而謹之於疏合璧曰古人箴誠所以觸目警心即

事為之著者也疏成湯銘盤子張書紳之意○章句曰此一章言存心○胡氏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罕仕進之心

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

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

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註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

而干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修身雖古人亦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

者萬事之本心既荒故萬疏知言○胡宏見本篇廣立教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疏中○程子曰科舉奪志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

耳註夫音扶○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疏行兼至之功未知

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

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註養先並去聲腴音軟惕



母之善意也惕然慙懼意吳氏曰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不憚已之疲勞以營奉甘輒之飲食所謂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惕然慙懼興起而必欲行之也後五者文意皆做**疏**定直接諸家以先意作先導善意正是人子事親之當然然詳本文先意承顏都是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意不必先導之義○**腴**玉篇篇古軟字○**註**養心養口體孟子離婁篇**未知事君者欲其**

**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

**自念思欲效之也****註**守職無侵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

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稷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疏**章句曰守職無侵有責者盡其忠不相侵越也○見危授命出論語子張篇○益軒先生曰養親事君人倫之大端而學問之急務也故先言之次欲知氣質之病而改之故以下**素驕奢者欲其**言之○**註**官守言責出孟子公孫丑下

**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其矧然**

**自失斂容抑志也****註**矧音句○素平日也矧矧奢縱役於容抑下其志則不驕奢矣**疏**卑以自牧出易謙初六象曰

自牧自處也○章句曰聖人教人以禮**素鄙吝者欲其觀**為本敬為一身之主宰故為立身之基

**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則窮卑賤報然悔**

**恥積而能散也****註**恪音各惡烏故切調音周郵恤同報乃也盈則溢故可忌滿則覆故可惡匱之也報然**疏**積而能

慚而面赤之貌積財而能散施則不鄙吝矣**疏**散出於禮曲**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敝舌存含垢藏**

**疾尊賢容眾恭然沮喪若不胜衣也****註**悍音早黜音出恭音混沮再呂切喪

去聲勝音升○猛暴強悍剛惡也黜己自退抑也齒徹舌  
存喻強死而弱生也舍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衆謂  
衆人茶然沮喪貌謂自  
沮喪其暴悍之氣也

**疏**

小心詩大明小心謂不放肆○齒徹

舌存說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齒再墮而舌尚存又老萊子語子思亦云○舍垢藏疾吳

氏曰舍垢謂包容人之垢穢藏疾謂藏匿人之惡疾章句  
同惡疾作過惡○觀瀾三宅氏曰舍垢藏疾俱指別人過

惡復言有容之意○沮字彙止也抑也○若不勝衣淮南  
子汎論訓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身若不勝衣○吳氏曰若

不勝衣者持身之謹若怯懦也○註強死而弱生老子曰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艸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徒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註**

怯乞葉切懦音糯○怯與懦弱柔惡也達生委命達生死  
之常理而委之於命也求福不回不為回邪之行以求福

也勃然奮勵貌謂奮發  
振勵以去其怯懦也

**疏**

怯懦章句曰怯多畏也懦弱也  
○求福不回詩早麓曰豈弟君

子求福不回○註更字彙乳竟  
切音軟又乃過切音懦罷弱也

**能淳去泰去其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

**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註**

音郎○茲指上文六者而言皆然謂皆如此取法古人也  
人能勇於力行雖或未至盡善而氣習之偏駁泰甚者亦

必克而去之矣蓋學之所知者能力行之自無不  
達也達即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嗤笑也詆毀也

之所陳特其大略凡百行事既因讀書學問知古人所為  
若此則當因其所知倣倣以行雖或不能純一亦須去其

泰甚以漸而復於中正則凡學之所知者何有一之不可  
達於行焉○去泰去甚出老子○施無不達合璧曰施於

行無不通達○能言之不能行之上蔡云能言真如鸚  
鵡○註行之利也通書第六章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

已矣守之貴行利朱註順理而行何往不利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

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註長上聲鴟音答梟音鴟梟惡鳥也疏合璧

有學問自高自大無遜讓之禮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京兆李氏曰讀書學問本欲開

心明目者乃古之學者為己學之所知施無不達者為己之學其終至於成物也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者

今之學者為人也為人之學其終必至於喪己嗤詆疾惡未足以盡其弊矣伊川先生曰大

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

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註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

心也門之以比大學之書蓋入德必繇乎大學譬之入室必

繇乎門也為學次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疏唐彦

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是指大學而言疏思伊

川雜錄○大學新疏曰孔氏之遺書猶曰孔家遺書○蒙

引曰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龜山

揚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先生

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

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

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網

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

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

深之無序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

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

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優劣也○註大學至者也凡

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

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註孔孟之言皆實

玩味其理而著之於已疏朱子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

則終身用之不能盡矣疏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

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時時將來玩味久久

自然理會得又曰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

己看曾時君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疏哀旨曰將

聖人之言語切己謂實體之於身而見於行事也切己

字有味疏輔氏曰切己之說甚有力讀書者能將聖人言

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

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疏候鯖字海儘音儘

頗有也疏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

涵養成其生氣質註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

也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愚疏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

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疏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

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疏程子遺書曰今

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疏將來觀瀾三宅氏曰

將來二字用法有二一為後來一則專為語助此條亦當

作語助看言人若能於論孟二書深求玩味將去便就這

裏涵養成其生氣質實在不測也諸家於義理並

無妨但初學讀此條者每苦文義紛繆難通故記所見以

示之耳疏定直按依觀瀾說將來下為句將字與上二將

字作一般看其說似爽快然依舊作後來似優疏其生氣

質定直按合璧曰甚能變化舊習生一種好氣質此與句

質如何會生出氣質來今按緒言作甚樣尤好胡氏說因  
疎鑿雖然依胡氏則如生喜生愁生氣力生精神之生只  
是變化來了就是生出來的說生氣質也不妨不可  
道胡氏看得生字誤了○註認小補韻會識也辨識○橫

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註理會謂深求玩味之互交互也朱子曰張子疏語錄

句曰輩猶言等也○定直按中庸書一篇文字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支節相接脉絡相貫故曰須  
使互相發明○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持自家長得一

格則又見得別註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循環

儘無窮謂義理無窮盡也長一疏橫渠語錄又理窟又  
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程全書載之作伊  
川語○張子曰六經循環年欲一觀○朱子曰橫渠用工  
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南軒張氏曰

橫渠皆是身經歷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  
疑滯處尤為有力○一格合璧曰格猶級也○呂舍人

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註舍人呂

嘗為中書舍人此理會猶言識得也蓋學所以為道如下  
文行住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及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是己非為作文章取官祿計也後生為學疏錄雜一行一住  
先須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業可成

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註默不言也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

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

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

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投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

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

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

**註**難去聲○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紀事之

書危坐猶正坐也質正也經書子書必讀之精熟反覆

玩味然後文義可通史書必讀一卷半卷以上然後事之

本未可見皆必從師友授而讀之有疑難則取正審問乃

不差也如是以求古聖賢所以用**疏**課字彙計也程也○

心而盡力從之道將為我有矣○**疏**不可一日放慢吳氏

曰愛惜分陰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子書

章句曰荀揚與文中子之類○合壁曰周程張邵之書也

錄取二三百遍董遇曰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此語辨志

明朱子曰讀書要字字響亮心到眼到口到○連前至十

遍合壁曰連前三五日前所授之書通讀或五十遍或七

十遍○定直按此言每日以其所授經書子書精熟讀取

又每日連前三次所授讀或五次所授讀通讀五七十遍

○不可一字放過合壁曰不可使有一字遺漏○史書至

見功吳氏曰史書浩幹非多看不能得見事之本末蓋經

以載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也**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

**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

**註**從音聰仰去聲○仰資也高彥先不修學須自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

**功疏**京兆李氏曰此章於學者為學之道最為明備始之

立課程者進為學之業次之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者

立為學之志師之功友之任學之資於人者也而終之以

決意而往須用己之力者學之成由己也孔子曰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註**高彥先排韻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

也志節高亮少游大學宋靖康中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

害譏切秦檜長流容州遂立祠容州學宮有脩學門庭傳

於世○高彥先○**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

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決

於世○高彥先○**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

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決

於世○高彥先○**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

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決

**洽註**

此穿去聲，浹音接洽音匣。○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月如貫穿，通透也。○此即事中之理，辨謂辨其是非，浹洽則心貫穿矣。○吳氏曰：如繩穿錢，自一至千而不與理相浹矣。○章句曰：如水浸物，自外而入，至透也。○章句曰：辨理之久，與心浹洽為一也。

**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註**

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吳氏曰：日日行之，不以為難，則所行自然堅固矣。○合璧曰：所行方為我有。○章句曰：不覺其難也。

**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註**

然喜悅而解散如春水之釋，謂貫穿浹洽也。○怡然喜悅，眾理皆順而不相乖逆，謂堅固也。○合璧曰：渙散也。○此則所知者高明，所行者誠篤於義理，渙然有若春水之融釋，於性度則怡然樂乎天理之順積之日久，功無停息，其學自然得之，已非偶然也。○實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京兆李氏曰：渙然冰釋。

**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註**

怡然理順，杜元凱春秋集解序，語貫穿浹洽，則所知者高明堅固，則習坎心亨，渙然如冰消釋，而無滓。○怡然樂乎天理之裕，順外物不足，以移之也。○斯三者，非謂記一事辨一理，行一事，可至非謂盡記天下之事，盡窮天下之理，盡行天下之事，蓋日久自然得之於己也。○偶然而幸苟且之辭，○益軒先生曰：渙然冰解，以窮理而言，怡然理順，以力行而言，謂非如禪學頓悟也。○註林氏名堯叟，字唐翁，宋人，作左傳句解。○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註

**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註**

鹵音魯莽，母黨切。○鹵莽不用心，也。熊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為難也。夫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疏**

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嘉言**

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疏**

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疏**

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疏**

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疏**

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粗看，不可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絲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童蒙訓○京兆李氏曰才性出於氣學道原於思義理無窮皆由思而得氣質有限為才亦有窮惟讀書尋思推窮則可以明善而生睿睿可以作聖故可畏也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章其本於此歟○衷告曰此見思學不可偏廢後生不學則徒恃聰明有何可畏○朱子曰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工夫文清薛氏稱讀書只怕尋思一句○程子曰學原於思○鹵莽莊子則陽曰長梧封人問君為政焉勿鹵莽註粗略不用心也○韻會曰鹵莽荒蕪之地○顏氏家訓曰借

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

之一也註為行竝去聲○百行大而忠君疏○常也五帝之

書也○雙澤叢書陸龜蒙借人編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

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

假焉註卷音捲○濟陽縣名祿字彥遐竟終也假借也讀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疏江祿南宋人○章句曰此時書或有狼藉

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

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

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註藉音席多為之為汚

而卧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藉部秩書冊卷秩也散

之文聖賢之姓名皆不當別用所以廣敬也疏文心雕龍七因字而生句積句

秩為部○秩秩秩同書衣也○衷告曰重典籍重聖賢也

○示蒙句解云不愛護典籍此於百行似欠細德然墮於



通鑑釋文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註 小者近者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疏 遺書 ○葉氏曰子游

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

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

先後有序不容躐等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

遠大者於後也 ○朱子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

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註 易音異 ○道

也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昔之

害謂揚墨今之害謂佛氏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

深微故高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

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

他說愈深愈害人又曰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疏明

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道

先生行狀 ○袁旨曰何以謂之異端吾人本來只有此

理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同此者謂之同德異此者謂之

異端 ○程子粹言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暗今

之惑人因其高明切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子曰

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

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

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遍何過之有 ○益軒先生曰佛氏

之說有似精微高大而易動人處故高明者却為所迷 ○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

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註

言為夏氏曰所言所為也佛氏空寂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

之道語大包法界語小入微塵或陳說道德指陳心性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開物謂入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之知欲為者成全之如下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即倫理也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道不明故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

疏

窮神知化下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本義張子曰氣

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章句曰佛氏空寂之教本非窮神知化程子特借以言其自謂高妙耳○開物成務上繫辭十一章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朱子曰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于天下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赴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知陰陽之化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人窮陰陽之神

理以成所當為之事屬行○外於倫理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

不消說○註大亂真朱子中庸章句序曰至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造書契字彙契去計切刻也約也

券也○下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造書契分註帝命朱襄造書契黃帝始制文字又曰蒼頡

見鳥獸蹄迹之跡體體象形而制字○教稼穡繫辭曰包

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通鑑前編曰伏犧始造書契神農始教耕種黃帝始

教蠶始制衣裳始作宮室○刑名史記註言人主當執術

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申不害韓

非子商鞅慎到皆為此學者

白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

死不自覺也註

楊墨老佛皆邪誕妖妄之說也塗猶塞也溺猶陷也膠猶泥也覺悟也言其迷溺之

深如醉如夢自生

疏章句曰其迷之深其生如醉其

是皆

正路之蕤蕤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註

正路喻聖道蕤蕤荒也關開也言學者欲入聖門必先

除其蕤蕤開其蔽塞則大道廓如而人可得而行之也

右廣敬身註

凡三十六章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

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疏定直按句讀引李氏云次

十三章通論為學之道四章廣威儀之則此自呂

榮公嘗言章至恩讐分明章又云次三章廣衣服之

制及飲食之節此自張思叔座右銘至范益謙座右

銘李氏原云次五章廣威儀次二章廣衣服飲食蓋

句讀改之也然其說猶似未瑩章句所說為穩當似

宜從其說已揭各條下○章句曰內篇敬身止言心

術威儀衣服飲食四者而此自范益謙座右銘以下

若不相當何也曰座右戒言謹言語乃所以敬身也

存心修身之害犯之者不能敬身者也胡子言當學

古人所以敬身者至矣而學古人則在讀書而讀書

有序而不可亂有法而不可忽也借書之慎讀書之

敬無非敬身之事程子言教人所以謹四者小大遠

近之序辨異端則不以邪說空談害吾四者之正道

實學也

小學句讀集疏卷之八

